



青年原创书系



归燕盘旋

张建东 /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归燕盘旋

张建东 /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归燕盘旋/张建东著. —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0.7

(青年原创书系)

ISBN 978-7-80240-630-8

I. ①归…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21141号

书 名 归燕盘旋

作 者 张建东

责任编辑 李晓薇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65060478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 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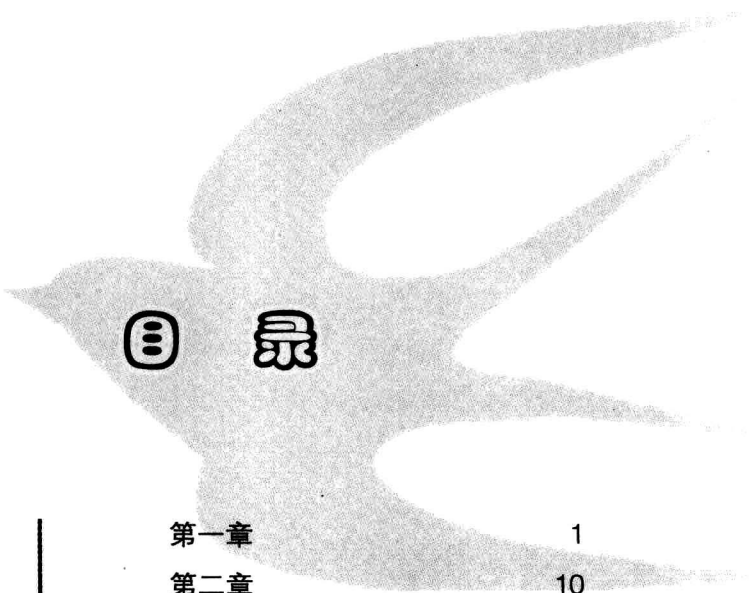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40千字

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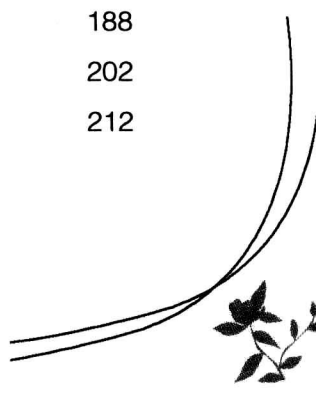


目 录

归 燕 盘 旋

Gui Yan
Pan xuan

第一章	1
第二章	10
第三章	21
第四章	37
第五章	53
第六章	67
第七章	86
第八章	103
第九章	122
第十章	135
第十一章	150
第十二章	161
第十三章	175
第十四章	188
第十五章	202
第十六章	212



第一章

这是个老镇，路面由青石板打底。无数破旧砖瓦堆砌在那里，任凭风雨侵淫，空隙处涌出葱郁的毛柳树，仿佛荒年枯月的苔衣。

要从直线距离说，这镇离县城不过十公里，但有一条河贴镇南绕过，将它与外界在地势上隔开了，往下游走三里，才有座石拱桥通南岸。平时，若没有太要紧的事，除了那些精力过盛的年轻人，只有跑生意的才经常绕道进城，把从各家收来的柳编带到城里；偶尔也会有商人开车来镇上转转。这镇古朴而封闭，像个苍黄、枯瘦的老人，苦着柳树皮似的脸，对外来人不冷不热的。

没想到，那天突然到来的女人，打破了镇里的平静。

那天晌午，柳洪河波澜不惊，河坡上暖融融的。秦二壮和秦满仓躺在河坡草地上晒太阳。草地蒸腾起阵阵热气，到处是飞来飞去的蝴蝶。两老汉都六十多岁了，不讲究，敞胸露怀，裤腰撇开，把草丛当成了暖炕，摊手摊脚的。他们嚼着草根，扯着嗓门儿侃大山，拿对方开着玩笑，嘻嘻哈哈推攘着。不远的地方，有个叫段小柱的后生转悠着，放着两只山羊吃草，还不忘粘乎着听俩老头说笑，不时接一两句话茬。后面的河堤上，老珍婆搀扶着她患有中风后遗症的男人，叨唠着陈谷子烂稗子的家事，一走一顿，慢吞吞地散着步。

看到两个老汉，老珍婆撇嘴讥笑：“老不死的，挺会享受呀？”

两人招呼道：“你两公婆过来，一起躺下享受喽！”

“呸，谁跟你俩一起躺？当心给水鬼拉河里喂王八！”

“嘿，哪有水鬼拉我们？要拉也是娘们来拉了！”

“想得美哟，草窝里大肚子蝈蝈拉你俩。老不死的！”

河堤不远处，有个老人独自坐着，对这边热闹的说笑无动于衷。

那是段守业，是镇西村村长段明仁的老爹。他二儿子段明超又是镇工艺柳编厂经理。老人腿边放一副拐杖。老珍婆走到他跟前时，跟他打招呼，问他咋跑那么远？他哀声叹气地抱怨：“入秋天一凉，老风湿又犯了，整天躺在床上，简直把人给闷死了。唉，我就是死，也得死到外面！”

柳湾镇有秦、段两大姓，其他姓氏都是后来的小户。经常在河堤上晃悠的，大都是闲得没事干的老人，熟头熟脸，很少有陌生面孔。

所以，当那个女人在河湾里出现时，段小柱最先看到了。

段小柱是个单身汉，对异性特敏感。其实，段小柱结过婚，准确地说他是被人甩了。那是三个月前的事，女人只跟他过了两夜，第三天就跑了。这让他想起来没面子。这些天他常常侥幸地想，也许那个女人在外面跑一圈儿，跑累了，跑倦了，忽然跑回来。因此，他对外来人很留意。

2 他看到河堤下驶来的黑色轿车，缓缓地，从车上下来一个女人，高挑的个头，匀称的身材，穿着银灰色风衣，围一条白纱巾……还辨不清眉目，只看到她时尚而飘逸的发型，还有阳光下白净的脸。她先是踌躇片刻，左右看了一番，然后顺着大堤向西走来。轿车边还站着两个女人：一个三十多岁，高个儿，穿迷彩服；一个年轻女孩儿，穿白T恤、牛仔裤，两人都挺精干的样子。

草地上，秦满仓说笑了半天，没听到段小柱搭话，抬头寻找着，骂道：“操，来了个娘们。我说咋回事儿？原来是你小兔崽子看傻眼



啦！”

段小柱有点难为情。“那里咧，我在看羊呢。”

“看羊？你家的羊长得漂亮？有恁好看么？”

“是呀，我家的羊漂亮，高鼻梁，大眼睛，还是尖下巴。”

“哈哈，我看你看的不是羊。那娘们找你来了，好好看吧！”

“扯啥也。你俩还不赶快把裤子提好？让别人看到难堪。”

秦满仓说：“操，谁不知道谁长得啥样子？看让她看呗”

那女的往这边走来，手里掂着个黑提包。她走路时有点迟疑，但动作、姿态很好看，边走边朝镇上望着，有时驻足，往后撩着头发，眼神在那片灰褐色瓦房顶上巡睃、停留，像是仔细辨认着什么，思考着什么。段小柱看呆了。

“是不是新村长家儿媳呀？”秦二壮吧唧着草根说。

他老是把现在的村长称作新村长，这是告诉别人他哥秦大壮才是老村长。他说他哥当了二十年村长，现在的新村长算什么？其实他哥那时不叫村长，叫大队书记，那一年他哥家里出事，受儿子牵连，他的大队书记被免了。隔了三四年后大队才改村委，已先后换了几任村长。秦二壮都称人家是新村长。现在的新村长段明仁也是五十多岁了，儿子在海南岛当兵，儿媳是镇医院的护士。

“别恁大声，那边坐的像是他爹段守业。”秦满仓提醒道。

“管他呢！那个白大褂小娘们经常打这边过。”秦二壮照就说。

“不像她，”秦满仓说，“村长家儿媳瘦，柳棍似的——差远咧。”

“是新村长家。”秦二壮纠正道，不满地剜了他一眼。

“是新村长家。老村长是你哥，秦老大嘛。”

“知道就行，脑子进水了？老是不分远近的。”



“不说了，管她是谁家媳妇，碍咱老哥俩鸟事。”

“啥眼神！”段小柱插话说，“镇上哪有恁么漂亮的女的？外来的！”

秦满仓看着段小柱，挤眉弄眼地开玩笑：“哟，是镇上没见过。小兔崽子，你又眼馋了吧？妈的你要是有种，上前拦住，把她抢回家得啦？”

“小的不敢，”段小柱贫起来：“我胆小，好事让给老人家吧？”

“老人家不眼馋，老人家没胃口喽。”秦二壮吐了口草渣子，捅了一下秦满仓的腰窝笑起来。两人笑得喘不过气，一个像拉风箱，一个像小鸡打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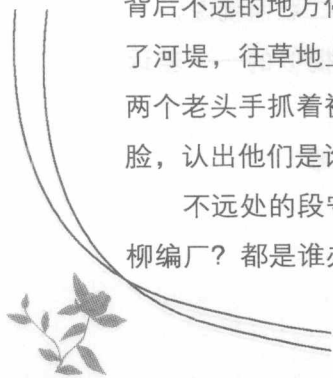
那女的沿着大堤不紧不慢地走来。几个人连忙噤声没了话。

她看上去三十六七岁，戴一副精致的眼镜，鼻梁高挺，嘴唇矜持地抿着。那下巴线条圆润，流畅地勾勒着端庄的脸。虽然那脸过于苍白，甚至缺少血色；她的身材也稍显单薄、瘦弱些，但在段小柱看来，这些对她没有丝毫影响。看着渐渐走近的她，他感到了一团明艳迷人的眩光。顿时，有一种条件反射似的情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害羞，有一种自惭形秽的心虚。

两个老头早已拢好衣裤，不好意思地背过身，向下埋着头。

段小柱佯装去撵羊走开了。但他仍然能看到，那女人在两个老头背后不远的地方停住了。她朝镇上打量了一下，又将提包换了换手，下了河堤，往草地上走几步，像是在问着话。听不清她问些什么。只看到两个老头手抓着裤带，羞得低头拱在草堆里，始终不抬头，怕来人看到脸，认出他们是谁似的。

不远处的段守业听到了她说话——她喊着大爷，问他们镇上有几家柳编厂？都是谁办的？——可那两个不正经的家伙竟装着没听见。太不



像话了！他拄着拐杖站起来，往这边走了几步，刚想回话，不由瞪大了眼睛：这人怎么面熟呢？

那女人不再询问，转身走到了大堤上，从段守业面前走过时，眼神在他脸上停了一下就滑过去了。段守业盯着她过去的背影犯迷糊，这是谁家客人呢？在哪儿见过她呢？看着她顺着河堤往前走，前面下坡进镇子西头就有两家柳编厂，比他儿子明超搞得摊子还大。想她可能是去看那些柳编吧。

那女人往前走时，遇到了从前面折回来的老珍婆两口。她好像侧一下身，让两人过，自个脚步没停。老珍婆看着她时，顿时愣怔住了，直直地盯着她的脸，等着她擦肩过去，头跟着像向日葵似地转动。老珍婆的嘴大张着，舌头卷成了问号，抬着手想说什么，却又连忙捂住了下巴，牙痛似地吸着气。那女人没有多看她，只顾往前走。她过去远了，老珍婆才去搀男人，还不停地回头看，直到对方走下河堤。她着急地拽着男人，朝段守业这边跑，男人一颠一颠地跟着。她实在等不及似的，甩开男人先跑起来，边跑边大呼小叫。扔下她男人架着胳膊骏马扬蹄般定在那儿，让眼神始终跟在这边的段小柱看着好笑。

她跑到段守业的跟前，表情紧张，手舞足蹈，喘息着说：“老段，老段呀，你说——你说刚才那女的是谁？她怎么，天哪，怎么会呢？”

老段仰着脸，懵懂不解地看着她。“我在想，是谁？”

“那女的，是卢笼头家闺女，那个疯闺女呀！”

“噢？卢笼头家闺女？那个卢……？”

“卢燕！那个疯闺女。她回来啦！”

“是她？我说呢，看着有点……？她还活着？”

“谁知道，那么多年，都以为她早死了，人家又回来啦。”

“会是她吗？我刚才看着脸盘是像，个头差不多……”



“是她，那张脸，那双眼，跟原先没啥差别。只是岁数大点啦。原先走时她十七八岁，都过十几年了，长成大人了，也胖了，会打扮了，可脸上没大变。我一眼就看出来啦，老笼头家闺女，没错，就那个疯闺女。”

“噢，她没认出你来？刚才——你跟她搭话没？”

“好像没认出来。再说，她认出我也不一定理我，我哪敢跟她说话呀？我还怕她腰里别着镰刀呢。她这一回来，镇上又麻烦啦，肯定还闹事儿。”老珍婆说着朝河坡里伸着脖子喊起来，“秦二壮，你个老不死的，还不赶快过来！我有话跟你说。”她又低声跟老段说，“这下，秦老大又没安稳觉睡啦。”

秦二壮从地上爬起来，嘟囔道：“操，什么事呀？火烧眉毛的样儿。”

“什么事儿？大事儿！快回去吧，找你大哥。”

等秦二壮和秦满仓走过来，老珍婆将刚才看到卢燕的情形又说了一遍，催他立马回去告诉他大哥。秦二壮听了没反映过来似的，说啥也不相信，还说那疯女都失踪十多年了，不定在哪儿早被车撞死了，或者被人糟践后害了，或者病死、冻死、饿死了，那么多年都无影无踪，凭啥说刚才那女的是她呢？

老珍婆说，我看清啦，就是她。段守业说，我看也像她。秦满仓更是数落起他来，说当初镇子里好多人传她死了，我都说过她没死。我听有人说她被别人带走了，带到南方去了，是北头秦留发跑出去的媳妇带走的。你还不相信？

段小柱也跑过来，偎着听了半天不明白，不停地问疯女是谁？和刚才那个女的什么关系？老珍婆不屑理他，说告诉你这事你也不懂，这是你头顶上的事儿。段守业说哪有那么远？小柱都二十多岁了，那时他不



记事罢了，是包产到户第二年的事。老珍婆掐着手指算了算说，都十七八年了，也真够快的了。

往下听时，段小柱叫起来：“我知道了，你们是不是说——刚才过去的那女的叫卢燕？外号卢百分——是不是她？”

段小柱听说过卢燕，他也曾问过他娘，他娘也讲过，说卢燕是方圆十几里最好看、最俊俏的女孩，惹得好多后生追她，因为她长得标致、顺眼，男人们私下给她打一百分，说她的长相挑不出一点毛病。娘说她就因为长得好惹了祸。

“呸！”老珍婆像被烟呛着似的挥着手，“她啥子卢百分哟？她是个灾星！不到周岁就把亲娘克死啦，大了又连累她爹死……老秦家儿子多好，就是给她害死的！那么多人毁在她手里，你还说她好？她这人命毒。我早先不是说过吗？谁碰到她谁倒霉。不信你试试……长得好看有啥用？花喜鹊好看不，你抓一只玩？两眼给你啄瞎！她这次回来不一定会出啥事呢，你们走着瞧吧！”

大家看秦二壮木在那里，像老牛反刍似地咬着腮帮子。

在秦大壮家与卢笼头家打打杀杀的闹腾中，裹胁了很多人的进去，秦二壮当然冲在前面。当年是他带头捆绑卢笼头的，是他带人把疯女卢燕赶出镇的。以至于后来卢燕失踪，有人怀疑是老秦家暗里害了她，怀疑是他秦二壮下的手。个别笃信传言的妇女看见他都躲着走。现在看来疯女没有死，他再不用担那害人的恶名。可怎么说她也算是被逼走的，如果说这个女人真是卢燕，真是回来要报仇的话，在对付秦大壮家的同时，也不会放过他秦二壮的。

秦二壮没再多说话，挟着腰低着头转身走了。他踉跄着走下河堤，冲他哥秦大壮家去了。段守业和老珍婆还在那儿说着过去的事。

秦满仓不服气，“值得那么担心吗？她一个女人家，回来又能怎

样？她只带两个娘们儿，还能把老秦家一大窝子咋着？理她干嘛？”

老珍婆叫道：“你不怕？当年疯女提着镰刀在镇子里闹时，不光秦老大家门窗紧闭，秦二壮躲得严严的……镇上姓秦的谁不发怵？你不是也帮过秦老大的忙吗？捆卢笼头时你不也插手了吗？疯女闹时你咋不敢露头也？”

“我有啥不敢的？”秦满仓跟她吵起来，“我什么也没干，碍我啥事呀？她疯女又不是找我闹，我怕她啥子？要怕还是你怕——说人家是扫帚星、索命鬼。要不后来搞运动开你的批斗会，说你迷信害人？是你逼走别人的。”

“你他娘说话没良心！”老珍婆嗓门窜起来，“姑奶奶我做错了什么事了？我哪次说得不对了？有老队长在这儿呢。”她拉着段守业的胳膊让他评理。段当过镇子里的生产队长。“我说她疯女什么啦？谁听到啦？当年是有些人没事找茬，想着法子整我。老天爷不睁眼，现在想起来我还一肚子气呢。”

段守业连忙劝住他们：“别吵了——要我看，你们俩都有点怕，起码是有点担心。要不然，为啥一说就蹦呢？都怕火烧到身上，是不？”

两个人面面相觑，不承认，又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段守业说：“那人就是卢燕，也没啥可怕的。看她那身打扮，已不是当年的疯女。跑出去十七八年，病肯定早好了，人又那么漂亮，一准嫁了人家，混发达了，日子过好了。人家回来也许是祭她爹的，毕竟就那一个亲人。人家看到你们没红眼，你们倒先叫起来了？——我看啥也别说了，这事得走一步看一步。小柱谁也不认识，跟着去镇西头瞅瞅，看她到底是不是卢燕？要真是她，摸清她从哪儿回来的？回来到底要干什么？弄明白再担心也不迟。”

段小柱很乐意接受守业大爷交给他的差使，他马上跑过去赶着那两



只羊回去。段守业还没忘多交代几句，才拄着拐杖沿大堤回去。秦满仓也整好衣服悻悻地离开。老珍婆搀着男人刚走，又犹豫着停下，回头慌忙朝段小柱跑了几步，大声喊着：“小柱，小柱。等一下啦，我有话跟你说……你要见到她时，她要是跟你唠话时，千万别在她面前提我呀，记住啊！”



第二章

只不过半天时间，柳湾镇及附近村庄都知道卢燕回来了。卢燕家原是在离柳湾镇仅三里的卢楼村，那村里的人都说，没见过她回村看过。大概是因为她家里房子地的什么都没有了，她回去也没有地方去吧。可柳湾镇是她过去最伤心、最痛恨的地方，还有曾经的杀父之仇，她为什么回来先到柳湾镇呢？

柳湾镇表面风平浪静，可底下是潜流暗涌，充满震颤和波动。

卢燕去镇西看柳编时，去了好几户人家，进了好几个院子。那些人家大都姓秦，不少人认出了她。当年参与捆绑过她爹，对她心存愧疚的男人，不敢跟她打招呼，装着不认识，连忙躲开，让妇女和小孩们出面，把她当成收购商来接待，他们则躲在虚掩的大门和窗棂后偷看着。那卢燕不动声色，平静地看那些柳编，偶尔问上一两句，像是一个观光客，轻松自在的转着，全然不知所到之处人家多么紧张。有个老太太认出了她，眯着眼上前搭讪，问她是不是那个卢燕？她礼貌地笑笑，不承认也不否认，巧妙地顾盼左右然后走开。那些跟随的眼神，被她的脚步拽得紧紧的，像七彩绳似地纠结……

那天卢燕和那辆黑色轿车走后，有好事者就跟随其后去了县城，旨在盯梢她在县城干什么？住在哪里？而卢燕的归来像是在小镇投了枚炸弹，突然爆炸的巨大声波横扫大街小巷，威力震荡了全镇。

几乎人人都在谈论她。那些在县城上班的、做工的、上学的，或无



业游荡的，听到卢燕这个久违的名字，都感到吃惊，感到好奇，同时也感到兴奋，自觉或不自觉地帮助家里人打探这个神秘的女人。很快就得到了确切的信息，说卢燕是从南方回来的，半月前在县城注册了一家贸易公司，租了临街铺面和楼上房间，专门收购柳编运到南方。有人甚至还到她公司里暗访，却没能问出更多有关老板的情况，只是在故作随意的闲聊中得知，那个高个女子叫阿焕，年轻时当过运动员，在南方农场里打工，是跟卢燕一起过来的，既跟着她做事又当司机。还有个叫王秀的大学生，是卢燕的助理，王屋桥乡人，卢燕到这儿后招聘的。

信息汇集中心是秦大壮家。这里聚集了满屋子的人。那枚炸弹爆炸后的疮痍和破碎散落在每个人的脸上，连他们的眉宇间都堆积着硝烟和尘埃。

秦大壮恶狠狠地吸着烟，看那个劲头，恨不得把手指头燃着吸进肚里才罢休。周围的男人都在抽烟，乌烟瘴气，把房间弄得像战场似的。秦大壮的老婆在里间守着儿子的遗像，半天发出一声滞重的叹息，更衬托出房间里的寂静。这是交战间隙的混乱和沉闷，显出血腥厮杀之前的极度压抑。

“她为啥现在回来？”秦二壮再次打破沉默，透过烟雾望着他哥秦大壮铁青的脸。“做生意在哪儿都能做，就算她在南方发达了，她开了农场，或者说有农场要柳编，哪儿找不到货呢？非要几千里回到这儿买吗？这事太奇怪了。”

“我不信她能收到柳编。”秦二壮的儿子秦小闹望着他爹和他大伯的脸，霍地站起来，情绪激动地说，“这个疯女人，过去恨透了镇上的人，她不会忘记的。绝不会帮哪个发财，她没那么好的心。她收购什么柳编？一准是拉了货不给钱，要么使计骗人，推人下井。我去吆喝吆喝，让镇上所有的人不要把柳编卖给她，她收不到货，也就没戏唱了。”



我看，她咋回来还会咋走！”

“柳编能赚几个钱？”秦满仓现出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他觉得这一大家人的智商都不如他。“她骗你货？不会的！——收购柳编，这是小生意，都是农村人跑的买卖。那些大老板，是不会赚这些薄利的。她既然在外面发达了，既然在大城市赚了钱，就有资本在大地方铺摊子。外面恁大的世界够她扑腾的，她干嘛这个年龄了还跑回老家来？这里她什么都不熟，还有那么多仇人，她回来想干啥？我看是别有用心，绝对不是做什么柳编生意，肯定是忘不了过去的事。”

秦二壮说：“哼，她回来是想显摆，争回当年丢的面子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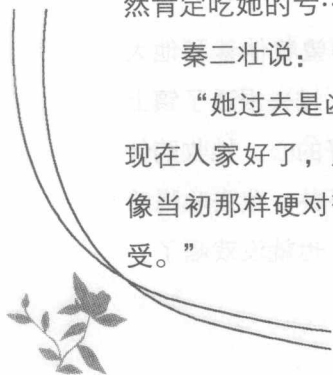
秦满仓问：“她争什么面子？从咱镇这儿争面子？”

秦二壮说：“是呀，当初她是被逼走的，都知道她是个疯女，可怜。现在她又回来了，完全变了样子，而且混发迹了，镇上那些人反而不如她。她回来就是要让人们看看，她没有垮，别人越不想让她好过，她反而活得越好。”

秦满仓摇头。“我看不是这回事。那些经历多，见过世面的人，是到外面大地方争面子，才不管你小镇上的人如何看她，也不会理会你怎么评价她，她不是为你小镇上的人活着的。她从你那儿争什么面子？没必要嘛。依我看哪，她回来就是冲着仇人来的，就是找事来了。这个卢燕，十七八岁时就不是个软茬，现在更不能小瞧了。咱们防着点，不然肯定吃她的亏……”

秦二壮说：“她还能怎样？掂一把镰刀，见人就砍吗？”

“她过去是凶，”秦满仓说，“那时她疯了，砍人是疯子的办法。现在人家好了，成了有钱人了，有钱人想报仇时，办法就多了，不会像当初那样硬对硬了。她会用心计害你，叫你倾家荡产，叫你活得难受。”



秦大壮咬着腮帮子，捏烟的手指微微抖动，鼻孔重重地喷着烟雾。

“我说，二爷，”这时有个叫秦小三的后生对着秦二壮说，“我那天在镇东河堤那儿，看到那辆轿车旁边有个高个子女人，很壮实，还戴着墨镜，不知道是司机还是保镖，反正是那女人跟班的。你说她会不会找人黑唬咱们啊？”

“他敢！”秦小闹又跳了起来，“妈的，管她什么高个女的，明天再来，我找几个人先划了她，要不先给她卸条胳膊卸条腿，叫她老老实实躲远点。”

秦二壮生气地说：“别再说这些打打杀杀之类的话了，还想再像你秦松哥那样出事吗？别再吃鲁莽的亏了！咱老秦家得长点心眼。人家拿软刀子害咱，咱不能挺着硬胸脯顶上去。那害的是咱们，咱也得用用脑筋，想想其他法子对付。”

秦满仓拍了一下膝盖。“二壮哥这话我赞成。她现在是攻，咱这边是守，咱可以静静地观察她出招，大可不必人家没动咱先乱了阵脚。你看老大，咱这样行不行？”他抬头望着秦大壮，对方拉着脸闷着头吸烟。“咱得先弄清她下一步干什么？知道她的打算后才不吃亏，在她害我们之前也好先动手。最好由小闹去盯盯她，看她以后过来都去谁家？找谁说话？跟人家说些什么？”

“我不去！”秦小闹梗着脖子，“我才不管她呢，惹恼火我杀了她！”

秦满仓叹着气：“那就叫小三或者谁去。她下一步还会来镇上，她肯定也会回卢楼村她家看看。先去卢楼村打听打听，她回去了没？她啥时候回去？她跟村里有人联系没有？跟谁家走得最近？她跟人家说些什么没有？”

“对了，我想起个事儿，”秦二壮突然说，他咂着嘴，搔着头顶。

